

张承志

张承志作品系列

卷六·散文

黄土高原

张承志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
卷六·散文

黄土高原

张承志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承志作品系列·第6卷, 散文·黄土高原 / 张承志 著. —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4.4

ISBN 978-7-5060-7370-7

I. ①张… II. ①张…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68372 号

张承志作品系列: 卷六·散文·黄土高原

(ZHANGCHENGZHI ZUOPIN XILIE JUANLIU SANWEN HUANGTUGAOYUAN)

作 者: 张承志
策 划 人: 张 杰
产 品 经 理: 王丽娜
责任编辑: 姬 利 王丽娜
责任审校: 孟昭勤
书籍设计: 张志伟 纸墨春秋设计工作室
统 筹: 吴玉萍
责任营销: 王莉莉 010-64258071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 政 编 码: 100706
印 刷: 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2.875
字 数: 259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7370-7
定 价: 56.00 元
发行电话: (010)64258117 64258115 64258112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4258029

目录

雪中六盘 001

听人读书 004

最净的水 011

金积堡 016

枯水孟达峡 021

走向船厂 024

北方女人的印象 028

北庄的雪景 034

背影 040

大河家 046

感激沙沟 050

学科的黄土与科学的金子 053

泥屋糊壁 061

回民的黄土高原 063

- 离别西海固 070
-
- 刘介廉的五更月 082
-
- 路上更觉故乡遥远 097
-
- 宁肯湮灭 103
-
- 热什哈尔——拒绝现世的学术和艺术 111
-
- 秘籍《热什哈尔》解题 123
-
- 粗饮茶 139
-
- 访谈东塬上 151
-
- 师傅窑 161
-
- 三营会 166
-
- 尺幅为伴 175
-
- 吊瓶子 180
-
- 东厢作高房 184
-
- 桃花面片 188
-

忘掉了丝绸的古路 192

心上关山 197

匈奴的讖歌 203

给我视野 234

奔赴休息 240

被潮水三次淹没 245

达坂城的寒夜 265

双珍记 269

逝者的合作 274

祝福北庄 280

墨宝和纪念照 290

长笛如诉 293

斯诺的预旺堡 304

三种知识 314

太爷的拐杖 318

为泥足者序 326

桃花源里的门宦 336

重逢关川 349

旱海里的鱼 359

附录一 张承志著作集目录 383

附录二 张承志文学创作年表 388



雪中六盘



离开沙沟和西吉滩，离开了头戴六角帽的哲合忍耶回民的黄土山庄，在大雪纷扬中，我们穿过了一片片斑驳错落的村寨，来到了单家集。但那弹洞累累的清真寺和闻之已久的红军遗迹并没有留住我们，一罐茶只喝了一口，我们便又穿过杨茂、姚杜，在暮色中的好水川旁冻硬的土道上，急急地前进了。覆盖着山峦房屋的白雪使晚暮中的好水两岸依然明亮，干燥的雪在脚下“喳喳”作响。一路的小村还是一如西吉；瓦顶的高房静静地屹立在庄院一角，切开的山坡上偶有一排废弃的窑洞。然而问答间已经能辨出方言的差异。西吉已别，这是隆德，前方好水上游正楔入一支陕西口音的力量。我们踏着硬硬的薄雪，体味着这一切继续走向这苍茫雪谷纵深。背上行装迈开大步，搭上手扶拖拉机越过隆德，我们的心在六盘。

人间的事就是这样，当一切都已远逝，当新的世界像江河浪涛一样卷持着自己浮沉而下的时候，人们有时会回忆起一个遥远的印象，随着成年，随着见识和缺憾的积累，人们会开始懂得这印象、这心境的可贵。因为它只这么闪烁一瞬，然后就消失，就熄灭，就永远失而不得了。它在消失和熄灭的时候，带走了你的一份青春和历史，当你知道已经真的失去了它的时候，你会感到额头上又添了一道皱纹，你的生命又衰老了一分。

我感谢六盘山，因为在我顺着它腰肢的崎岖小道向上攀登时，为我唤醒了已经沉睡了的一个印象。那是一个十八岁的我，背负着六十斤重的行囊，在岷山山地的一座高山上行走的印象。六盘山平滑的雪路，山间弥漫的一派浓雾，灌木枝条上凝住的银色的雪柱，为白雪和浓雾隐蔽了的那朴直悲壮的贫瘠山体，急促的喘息和背上的汗水，还有双腿的沉重，都强烈地向我的肉体 and 心灵唤起着那个印象。那一天我和一个背着一篓煤炭的农民并肩走在大雪覆盖的岷山道上，那农民被压弯的背和煤灰染黑的脸上流淌的道道汗水，还有那双在黑白中朝我闪着善良憨实的眼光的眼睛，曾经给年轻的我带来过撞击般的感触。从那以后近二十年过去了。像我这样的人也能说，近二十年过去了。荒凉的岷山道，雪封的远山近村，脚上的冻伤和背上的重负，连同那个脸膛黑白、眼睛和善的驮炭人，都被忙碌的生涯淘去了，淡忘了。我只是朦胧中觉得自己心里似乎还存留着什么，它常常使我在奔波中稍稍定神的一瞬感到惶惑。

所以我感谢六盘山。哪怕是短暂的接触也好，哪怕我还远远不能洞知和理解；尽管我仍然只能再去投身于我的奔波世界，尽管我

深知当我们在顶峰欢呼雀跃之后，朝下山道上迈出一步就有可能是对这座山峰的永诀——我仍然感谢六盘山。它在我成年的心里唤醒的那个印象已经再也不会沉睡了。当我望着在雪幕后雄伟地缓缓升起的、那颜色灰蒙的静默大山，望着它身上鳞甲般的丛丛树木，望着它襟裾下茫茫无际的大地上不可思议的梯田村庄的地图时，我久久地想着这近二十年的时光里经历的一切。从岷山道上那背炭的农民开始，一直到沙沟乡面容坚忍的哲合忍耶回民，许许多多的熟识面影仿佛在向我启示着什么。

来到和尚铺，回首望六盘，顶峰和山口已经被山峦遮住了。想起昨天夜宿的杨河乡，只觉得天关难越。眼前路分三岔，固原城已经举步可接。我知道，此别六盘山就是告别西海固；前面虽路程尚远，但我这次严冬远行的计划已经结束了。

巍巍六盘山还在冬雪中无言地默立着，荒瘠的岭脉沿着路左一字排开。我没有多少惊喜或可数的收获，但我的心中是一片踏实的宁静。

再见，我质朴、刚强的六盘山！



听人读书



有两件杯水末梢的小事，总想把它们记下备忘。其实备忘是不必的，因为已经顽固不弃地把它们忆了这么久，记之纸笔毕竟还是因为感动——哪怕周围写大潮大势的多么热闹，我还是更重视自己这种真实的小小感情。

都是听孩子念书。

地隔千里：一处是北国边界乌珠穆沁草地，一处是贫瘠之冠的宁夏山区小村。

在内蒙插队到了那个年头，知识青年们的心已经散了。走后门当兵的第一般浪头打散了知识青年的决心，人的本质 20 年一次地、突兀地出现在我们中间。

那时候，我们汗乌拉队的知识青年心气尚未磨褪，我们激烈地

争论了几天，一个口号出现了：“在根本利益上为牧民服务”。在这个口号之下，具有永久性利益的一些公益事业，比如小学的创办，中草药房及诊所的创办，还有原先也一直干着的盖定居点房屋、打深水井，就都落到了我们知识青年手里。

我因为这么一个不通顺的口号，懵懵懂懂地被安上民办汗乌拉小学教师的名字，给塞进了一群孩子当中。

不再重复那些艰难的故事了。

总之，不是讲给别人和历史，只是应该告诉自己的唯一一句话是：我和一群衣衫褴褛的蒙古娃娃一起，给自己生涯筑起了最重大的基础。

亘古以来，这片草原上第一次出现了琅琅书声。

那天的我21岁。经过一冬的折磨后，我的皮袍子烂得满是翻出羊毛的洞。被一些老太婆啧啧叹息时，那时的我懂得穷人的害羞是怎么回事。这和日后我见过的一位要人公子（当然他们是应该当第×梯队再当部长省长的）下乡前忙着借一件旧衣服以求不脱离群众——完全不像一个人世的事。那天我费了半天劲总算把蒙文字母的第一行“查干讨勒盖”讲完，然后我下令齐读。在我用拆下套马杆梢尖充当的教鞭指点下，感人肺腑的奇迹出现了。那天一直到散学好久我都觉得胸膛震响，此刻——20年后的此刻我写到此处，又觉得那清脆的雷在心里升起了。

那就叫“琅琅书声”。二十来个蒙古儿童大睁着清澈惊异的眼睛，竭尽全力地齐齐喊着音节表。

“啊！哦！哟！噢！喔！……”

这是我第一次听见有人对我读书，那些齐齐喊出的音节金钟般撞着我的心。后来听说过当今练气功的有一手灌丹田气，用体育手

榴弹八方击小腹并且憋出怪声。我想我的丹田气是由一群童男童女相围，以春季雪水浸泡大地百草生出清香之气，再由万里扫荡的长风挟幼童初声和草原初绿，徐徐汇集，猛然击入，进入我的身心丹田的。确实常常有非分的、对于自己生命的奇怪体会——我总是觉得万事只遗憾于时间太少和时机不适；至于原力，至于我这条生命的可能性，在此我能找到合适的比喻了：至今为止我全部劳作消耗的生命原力，顶多只相当那天孩子们三次喊声击入的能量。

然而那一天我如醉如痴，我木然端坐，襟前是蜿蜒不尽的乃林戈壁，背枕是雄视草海的汗乌拉峰。齐齐发出的一声声喊，清脆炸响的一声声雷，在那一天久久持续着，直至水草苍茫，大漠日沉。

那样的事我以为此生不会再有了，谁想到今年在西海固又发生了一次。

晚饭后，下了土炕无所事事。尔撒儿正在掏炉炖耀罐，我随口问：

尔撒儿，今天书带回来没有？

带回来了，他紧张又稍显惊惶地眨着一对活脱一个漂亮小姑娘的大眼。

来吵！我一屁股坐下，心里懒懒地把二郎腿一支：今夜晚就给巴巴念！

尔撒儿迟疑着。

今天走笔随心写着，我忽然猜想当时尔撒儿也许是要随他们回民小学的哪条规矩吧，不然迟疑着等什么。汗乌拉小学的往事太远了，我实在猜不出一位考学生的老师该怎样摆个架式。

念吵，我命令道，心里像门外的裸秃野山一样茫茫然地，说不

出有个什么一定的意思。

1984年冬天我第一次结识这家回民。由于对清政府等官家的仇恨（鬼话？），我们的感情急剧深了起来。贫瘠的不毛荒山默默地永恒地挑拨着反抗的欲望，他们的穷苦生活使我每天都觉得刷新着对世界的认识。

我偏激起来。这在高中一年级入团时支部鉴定（也许那是我接受的最后一次鉴定了）上缺点栏中写道：思想方法偏激。我不明白当时团支部的哈红星（他后来也是饱经沧桑）如何有这样的透视力——其实我以全身心偏激地爱憎的时刻，只是在1984年的这个岁末才到来。从那以后，我猜我这个人永远是永远不会和显贵达官、永远不会和侮辱底层民众的势力妥协了。

我怒冲冲地吼着骂着，在这间穷乡僻壤的黄泥庄户里发号施令，满足着自己关于一名义军将领的幻想：

娘的给老子念书！不许等碎的长大再念，老子要这个大的立时就念！我母亲当年穷都穷死了也供老子念到硕士！叫尔撒儿念！叫海称儿念！你一辈子就后悔着没读个书？那你还挡着娃们不叫念！……

乱吼一通，今天静静回味也许并没有真的动真格的。城里人，笔杆人，说上几句当然很便宜。

第二年我来时，碎娃娃们仍然在门口混耍。大儿子尔撒儿和大女儿海称儿，却都不见了真念了书。那时听腻了的是两个娃怎么怎么笨，怎么“怕是念不成哩”。

我没有太关心。

我那时仍然为一些重大的秘密事激动着，沉身那些深潭里，每

天不厌其烦地朝农民们打听细节琐碎。

说到孩子，尽管尔撒儿美得赛过漂亮姑娘，尽管海称儿白嫩得气死一切化妆品的卖主买主，我那时比较喜欢的是小女儿桃花。桃花使我联想起自己的孩子。她可爱的画中娃一般的苹果脸蛋，总使我沉耽于一些小天使、令人激动的图画之类。我曾精心拍过小桃花的肖像；也曾多少带着表演的严肃，拍过一张把桃花紧抱在肩头的自己的像——拍那张时，我心里想的是苏联纪念卫国战争的一座雕塑：一个披斗篷握长剑的红军战士屹立着，把一个小女孩紧搂在肩头。

至于上学，两三年里我接受了农民的观点——宁无文化，也不能无伊玛尼。中国回族知识分子和干部们有一种口头禅，就像前述的我自己一样，喜欢廉价地讨论回民教育。而广大回民区的老人们却多是笑而不答。

后来我听到了这种绝对非 20 世纪的落后观点：书嘛念上些好是好哩，怕的是念得不认得主哩。念书走给的不是没见过哩：念得狠的坐了个帆布棚，念得日囊的骑着个叮铃铃——可有哪一个里里外外是个穆民呢？哪一位你敢指望他维护住祖祖辈辈的教门哩？咱家没下场吵，不求那些个虚光的事情。咱家养下的娃，哪怕他大字不识一个，但若他守住个念想不坏了伊玛尼，到了末日，拉上那些帆布棚坐下的、叮铃铃骑下的给比一比——谁在那时辰是个凄惶呢？

这是中国穆斯林反抗汉文明孔孟之道异化的一步绝路。我在游荡遍了大西北的州府山川后，在这样的观点面前不由得默然了。真的，宁愿落伍时代千年百年，也要坚守心中的伊玛尼（信仰）——难道这不是一条永恒的真理吗？

今年春天去时，家里正忙着种豆子。女孩子毕竟薄命——海称儿已经辍学许久，每天灶房内外地操劳，俨然待嫁了。我稍稍留心一下，才知道桃花虽然倚着门朝我调皮地歪头不语，却已经上了学了。我听说这几日她在家是因为我来了不肯上学：家里大人们也依了她——就随口说，明天打发娃上学走吵，别耽搁下。我记得自己信口授声，心不在焉。第二天，一直在院里晃闪的桃花不见了。

庄户外面，荒山野谷依旧那样四合着，一如去年的疮痍满目。

尔撒儿怯生生递过书：巴，这不是课本。我翻翻，是编得愈来愈他妈的深奥的四年级阅读教材。

“念这个，尔撒儿。”我翻了一篇《皂荚树》，然后坐得舒服些。

就这样我重逢了久别忘尽的琅琅读书声。像久旱的芜草突然浇上一场淋漓的雨水，我怔怔听着，觉得心给浸泡得精湿。

尔撒儿没有上一年级，据说基础不好不会汉语拼音。他读书时大有边地乡塾的气派味道，抑扬顿挫，西海固腔里攀咬着普通话的发音。皂荚树如何大公无私，如何遮荫挡雨又给孩子们以洗濯之便，引申乡村娃娃们对皂荚牺牲的礼赞——我听着觉得如听天书。哪怕悲怆的景色怎样否定着，但某种城市式的苗芽还是生长起来了。回味般咀嚼着四年里我听过的、这个村庄刚烈的苦难史，我觉得尔撒儿严肃而拗口的朗读声简直不可思议。

又念了一篇《伽里略的故事》。

已是夜中。尔撒儿的爹在角落里蹲着一声不吭，用枯叶牛粪填了的炕开始热烫起来。窗外那艰忍的景色终于黑暗了，只有少年清脆的童音，只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外国怪事在被西海固的土语村腔诵

读着。而千真万确这一切又都是因为有了我；不是因为劣种贵族的权势而是因为他们之中成长起来的我。春水击冰般的琅琅书声带着一丝血传的硬气，带着一丝令人心动的淳朴，久久地在这深山小屋里响着。

书念完了。

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尔撒儿怯怯地望着我，小心合上了书。我从孩子眼神里看到他的话语，他一直担心地等着这一夜呢。我沉默了一阵，说了些一般的话，披衣到院外又看了看那大山大谷。

人世睡了，山野醒着，一直连着陇东陇西的滔滔山头，此刻潜伏在深沉的夜色里。高星灿烂，静静挂在山丛上空，好像也在等着一个什么。

这里真的已经和我结缘啦，我默默望着黑暗中的山想，但我已经该离开了。

这真是两件微乎其微的小事，只能供自己独坐无事时消磨思想。可是一旦想起又捉摸不尽它们的意味，总觉得在自己庸碌的人生中它们非同小可。北京夏夜，黑暗中燥气不退，抬头搁笔，向北向西的两条路都是关山重重。趁心情恬静平和，信手写下，也许便做完了自己该做的一桩事情。

1988.5